

戏 剧 故 事

望江亭

周 劭 改 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装帧、插图：李宝强

望 江 亭

周 劭 改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2.375 字数 36,000

1957年8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：23,001—69,000册

书 号： 10077·611

定 价： 0.24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根据元·关汉卿同名杂剧改编，兼采川剧本《谭记儿》部分情节。写一个美貌聪明、活泼坚强、敢于反抗的女性，生于封建宗法社会和豪强贵族统治时代，却要打破寡妇再嫁和专制压迫两重难关而获致成功。这位女性，是以三种不同身分在本书中出现的：先是寂寞的年轻寡妇；继以乔扮为娇憨活泼的渔家少妇；终则是雍容华贵言正词严的太守夫人。创造这个角色的伟大戏剧家关汉卿，在这里表现了他机智的引人入胜的喜剧手法。

前 记

关汉卿的《望江亭》杂剧，经成都市川剧团以《谭记儿》的剧名在京、沪等地演出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。这成功，除了川剧本改编者和川剧团演员们的功劳外，主要的还是由于关汉卿给我们创造了谭记儿这样一个生动的角色。

《望江亭》是一出喜剧，关汉卿创作这个杂剧的理想意图是远超过于生活真实的。他的目的是要塑造这样的一位女性：美貌聪明，活泼坚强，敢于爱憎，也敢于反抗。生于封建宗法社会和豪强贵族统治时代，却要打破寡妇再嫁和专制压迫这两重难关而获得成功；这样的一位女性，是何等生动的形象！这样人物性格的描写，是其他古典戏曲作者所缺乏而为伟大的剧作者关汉卿所特有的。

关汉卿写这个杂剧，多少是带些浪漫主义手法的，因之这个杂剧的情节就有许多可供人挑剔的地方。为了演出，川剧本已作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，但也仅限于适合舞台的演出为止；现

再度把它改编为“戏曲故事”，除掉不能失去原作精神之外，更要使情节合情合理，有头有绪。例如川剧本删去了结尾李秉忠判案一场戏，便很难使故事有圆满的结束，我觉得还是按照《望江亭》原有的情节好；不过要适当的作一些改动。

这样的改编是否好，在我是一个尝试，希望读者能予以指教。

—

北宋宣和^①年间，有一位姓谭的少妇，小名叫做记儿，生得身材苗条，容貌秀丽，更兼性情温柔，十分聪明，凡是琴棋书画，女红针绣，无一学即会，见过她的人，莫不交口称誉。只是她家道清寒，人丁单薄，既无伯叔，又鲜兄弟，却喜有一位李学士名叫希颜的，慕她的才貌，遣媒说合，结成良缘。成婚之后，夫唱妇随，很是相得。

那李学士少年科第，很有文名；出身也是寒微，父母早亡，倒和谭记儿门当户对。不料天不作美，那李希颜娶了谭记儿还不到两年，只沾了一些微恙，忽变沉痾，竟抛下了如花似玉的妻子，一病不起了。

谭记儿想起李希颜的人才品貌和对待她的恩情，禁不住哭得死去活来，把一个活泼泼能言善语的少妇，顿时变得静默寡言足不出户起来。年纪这样轻，又不曾生下一男半女；家里更没有其他亲人，这凄凄凉凉的岁月，真是不容易捱

^① 宋徽宗年号(1119—1125)。

度。但她也不管这些，只是一心一意要为李学士守节，报答他相待的恩情。

自从李学士去世后，她把家里奴仆大都遣散了，只留下两个老成的，索性把大门也紧闭了，平时一些亲友，都不相往来。自己更淡妆素服，轻易不出门庭。饶是这样，只为她的才貌太出众了，还不免有些风言风语传到她耳根来。更有一些不识窍的妇人们，借卖珠花看首饰为名，不三不四的来探听她的口气。谭记儿觉得又好气又好笑，只是吩咐以后一概不许放那些混帐妇人进门，也就不放在心上。

但有一次却使她觉得麻烦和气苦了，有一个城里著名串大户人家的李媒婆，上门来死活一定要见她，再三阻挡不住；没办法只得给她进来相见，不料一见面那妇人就跪下磕头，口中说道：

“恭喜夫人，夫人大喜了！”

谭记儿见此情形，不禁沉下脸来道：

“寡妇人家，有什么喜事？你不要胡说乱道。”

那妇人爬起来，站在一旁笑嘻嘻说道：

“夫人，您有所不知，小妇人这次奉命前来，是替夫人做媒的。这头亲事，包管夫人称心满意；事成之后，夫人一定要重赏小妇人咧！”

谭记儿只是不理睬她，那妇人还是唠唠叨叨的说下去道：

“就是那杨衙内^① 叫小妇人前来的。那杨衙内是当朝杨太尉^② 的儿子，好不有财有势，年纪又轻，相貌又好；家里除了正夫人外，身旁更没有三妻四妾。探知夫人才貌双全，意欲娶为二房。只须夫人说个‘肯’字，要多少聘礼都可以送过来……”

话还没有说完，早给谭记儿啐了一口，咬着银牙骂道：

“哪里来的混帐婆子，敢来胡说乱道，来！快给我打出去！”

那妇人挨了骂，不觉也老羞成怒，竟高声还嘴道：

“谅你那死学士的声势，总敌不过活太尉衙内的威风；你不知道他杨衙内的脾气，他要的女人，哪一个能逃出他的掌心？等着瞧吧！”

谭记儿听她出言无礼，正再要喝打，那妇人早已抱头鼠窜而去。

自从那一天后，谭记儿一向沉寂的门口，果然就不安静起来，时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，前来探头探脑，问长问短，说的都是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。也有喝醉了酒的，定要闯进门来，胡闹

① 衙内是父亲做高官的人一种称呼。

② 太尉是掌握兵权的大官。

不休。甚至晚上也还有人来敲门打户，抛砖掷瓦的。谭记儿心里明白，那一定是杨衙内手下爪牙所干的事；却也无可奈何，只得自悲命薄，暗暗伤心。

那杨衙内的手下越是闹得凶，谭记儿对他越是忿恨，只看杨衙内这些举动，便可知道他是一个倚仗父势无恶不作的恶霸，自己一贯与李希颜温存体贴惯的，怎能和这样的人相处？为了要避免杨衙内的胡缠，她忽然动了出家修行的念头。

恰好她家的后门，紧对着一座清安道观。那是一个清静的去处，当住持的叫做白姑姑，年纪还不到五十，却是年轻出家修行的。那白姑姑知书识字，过去和谭记儿也有过来往；如今谭记儿既动了出家修行的念头，不免时常到清安观来和白姑姑谈心。两个人倒谈得非常投机，互诉衷曲，一谈便是大半天，谭记儿趁此也躲开了家里的烦恼。

原来白姑姑也是系出名门，青年守节，才出了家；她娘家还有一个侄儿，叫做白士中，是个读书秀才。她在侄儿完婚那一年，曾回娘家去看望一次；以后整整五六年，就不曾得到一些音讯。她这个侄儿为人，非常忠厚老成，学问又好，白姑姑从小就喜爱他。对着谭记儿，闲谈之中，不免把这些家事，都琐琐碎碎的告诉了。心

里暗想：只我那士中侄儿没福，已讨过媳妇；否则，眼前这样的佳人，真是天生一双，再配也没有，老身不免要做一次撮合山^①了。

二

却说白姑姑的侄儿白士中，果真文章有价，在试场中得到大主考李秉忠李大人的赏识，高高的中了进士，榜下立授潭州^②太守，克日出京赴任。白士中带着家人，封了船只，兴高采烈的前赴潭州。动身时候，他念念不忘的，便是从小最爱怜他的姑母，现在清安观出家净修，这次高中进士，得了美官，还不曾报信给她知道，因此顺道到清安观一行，探望探望姑母。

那天白姑姑正在内室和谭记儿谈天，忽然听得有人敲打观门，连忙出来答应。开门一看，是一位年轻官府，对她施礼问道：

“请问这里有一位白姑姑吗？”

白姑姑连忙稽首还礼道：

“老身便是白姑姑，不知尊官问我何事？”

白士中一看正是姑母，忙跪倒在地道：

“姑母，你老人家不认识侄儿了吗？”

白姑姑见侄儿这般打扮，料想必是已经做

① 就是媒人的意思。

② 今湖南长沙。

了高官，不禁欢喜得眼泪也滴了下来，急忙搀起白士中，嘴里说道：

“士中侄儿，想煞了老身，快些到里面坐。”

到了客室坐定，白姑姑问长问短的细细叙了一回家常。她才知道白士中是中了进士到潭州赴任去的，不禁问道：

“侄儿这次到任，想来是携眷同行的，为何把侄媳妇撇在舟中；不来和老身相见？”

白士中黯然回答道：

“不瞒姑母说，您媳妇儿过世已经三年了。侄儿读书赶考要紧，急切间也没有合意的人，所以这番竟是单身赴任的。”

白姑姑听得侄儿丧了偶，立刻便想到谭记儿身上；料想她这时正在内室钞经，未必听得到他们的说话，便对白士中道：

“侄媳妇年纪轻轻的便去世，不能和你百年偕老，想是她没有福份。但侄儿这次为官作府，没有夫人作伴也是不对的。老身这里倒有一位非常出色的佳人，意欲为你作合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白士中连忙道：

“姑母一向待侄儿好，哪有不乐意之理；只不知那位佳人是谁，也好让侄儿见见面吗？”

白姑姑道：

“她名叫谭记儿，乃是学士李希颜的夫人；

李学士不幸在三年前去世了，还不曾嫁人。那谭记儿生得一副好容貌，性情温柔，又是聪明，琴棋书画，针绣女红，什么都来得。她要是肯嫁给你，那真是你的福气了。”

白士中不等她说完，急忙央告道：

“好姑母，但不知她在哪里，快给侄儿去见一见；果真象您老人家所说的，侄儿还会不立刻去求亲吗？”

白姑姑笑道：

“你且不要急，那人儿在内室里坐着，也是天缘凑巧，正好可给你一见。但不知道她愿不愿意嫁人，须得待我细细问来；你且到隔室中躲着，先让你偷觑一个仔细。但须待我咳嗽为号，你方可出来相见，切不可孟浪。”

白士中听罢白姑姑的嘱咐，喜孜孜的到隔壁一间小室里躲着；却找到一个隙缝，迫切的张望着谭记儿的到来。只听得白姑姑向内室高声呼唤道：

“夫人，请到客室来坐坐。”

白士中耳中先听得内室一阵清脆的回答：

“姑姑，你休得客气，我来了。”

那声音飘入耳中，觉得又温柔，又庄重，确出自一位知书识礼的少妇口中，白士中光听到这几句话先有几分悦意了。

话犹未毕，一阵细碎的步履声，只见那谭记

儿玄衣缟裙，脂粉不施，姗姗的进来。白姑姑连忙起身相迎，谭记儿问道：

“姑姑，刚才是谁到此？”

白姑姑随口回答道：

“是位进香的施主，已经走了。夫人快请坐。”

谭记儿坐下央告道：

“姑姑，想我命薄如纸，这‘夫人’两字，实在不敢当得；您老人家以后千万还是叫我小名，才是当我自家人看待。”

白姑姑应允道：

“以后遵命便是；但是你年纪轻轻，来日方长，也不必尽说什么‘命薄如纸’这些话啊！”

谭记儿叹了口气道：

“自从李学士去世之后，我受尽了凄凉滋味，那还好说；只是在家里又不得安宁，怎不令人苦恼。幸得和姑姑长日相伴，少解寂寞之苦；否则，我早……”说着，声音就哽咽起来。

白姑姑同情地说道：

“这也难怪，这三年漫长的岁月，也亏你度过的；真想不到你年轻貌美，要受这许多磨难。”

谭记儿恳求道：

“姑姑，我有一句话，藏在心里要和您说很久了。便是我这般命苦，人家还不肯相饶，使我

在家一刻不得安宁，倒不如跟着姑姑出了家，图个六根清静。您就收留我这个可怜的徒儿吧！”

白姑姑听了暗想，这妮子竟动了这个念头，可不叫我土中侄儿落了空吗。连忙正色回答道：

“你真不知出家人的苦楚，那布衣淡饭，白天里还可忍得，到晚来一个儿好生孤凄。那种滋味，我是过来人方才得知，决不是你年轻人尝得的。”

谭记儿毫不为动的毅然道：

“自从李学士去世后，三年的岁月也过去了，世味人情，都看得很透。布衣淡饭的滋味，有什么尝不得，还求姑姑替我作主。”

白姑姑道：

“出了家将来懊悔便迟了，你是懂诗词的，我且念一首俚诗给你听听：‘雨里孤村雪里山，看时容易画时难；早知不入时人眼，多买胭脂画牡丹。’^①到那时你就来不及了。我看你放着这绝世的容貌，还怕会没有中意的如意郎君，何必存什么出家的念头？”

谭记儿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且不径行答言，也针锋相对的念了两句诗道：

“‘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’^②，

① 这首诗的大意是说要过平淡朴素的生活不容易。

② 这两句诗的大意是说有过美好生活的人，对于普通事物便要看不入眼了。

姑姑当然也明白这两句诗的意义吧。您的话虽然很是，但是啊，自从李学士亡故之后，叫我哪里再能觅到这样知心的人物呢？”

白姑姑听了不禁暗暗欢喜。那妮子的心事不是都自己道出来了么。原来她并不是不肯再嫁，而是不曾觅到一个中她意的人。我那士中侄儿，论才学品貌，想也不会输给她的李学士，这事看来很有几分指望的了。白姑姑想到这里，一时出了神，不觉连连的几声咳嗽。

那白士中躲在隔室，正在隙缝中张望得出神，谭记儿的一举一动，一笑一颦，在他眼中，真是大方妩媚，已是一百廿分的愿意了。及至听了她和白姑姑的对话，一阵儿使他冷，一阵儿又使他热。所以一听到他姑母咳嗽之声，竟也来不及整顿衣冠，慌忙踉踉跄跄抢进室来，对着谭记儿兜头便是一揖，口中说道：

“学生白士中拜见学士夫人。”

谭记儿蓦地看见一个陌生男子向她作揖，倒吓了一跳，连忙站起来还过礼，也不暇答言，便向白姑姑道：

“姑姑，你有贵客，我且告辞了。”说毕，便起身要退入内室。

白姑姑连忙挽住道：

“你到哪里去。他可不是外人，便是我常和你说起的亲侄儿白士中，新中了进士前往潭州



“学生白士中拜见学士夫人。”

赴任的。你们且相见过了，坐着说话。”

谭记儿没奈何，只得重新和白士中见了礼。关于他的为人，她早已听白姑姑说过好几次了。今日乍见，就觉得这个人生得好不英俊；若论品貌，端的不在李学士之下。心想白姑姑这个侄儿一表人材，怪不得他姑母要念念不忘了。只是刚才那副冒失的样儿，实在有些可笑。

正在胡思乱想，只听得白姑姑对她道：

“我那士中侄儿，听了老身之言，一定要和你一见，你看他的品貌比李学士如何？你刚才对我说叫你哪里再能觅到这样人物，现在不是就放在你眼前了吗？”白姑姑说罢，不禁一个人哈哈大笑。

谭记儿见白姑姑没头没脑的说出这些话来，正想思索些话来对答她，不料那白士中走过来又是一揖，口中念念有词道：

“谅学生才疏貌陋，薄德鲜能，谬蒙夫人错爱，得结陈朱^①之好，真是三生有幸……”

谭记儿见白士中这副模样，忍着笑，板起面孔冲着他问道：

“甚么？你这位老爷说的是甚么？令人不懂。”

白士中吃了一惊，连忙解释道：

“我学生丧偶已经三年，一向不曾碰着中意

① 就是结婚的意思。